

第八回 換坐號試探口氣 因醫病細說情由

話說霍生出場後，甚覺文章得意，對著雲娘道：「小生文字甚佳，可不負你一番指望。只是身子有些不爽快。」遂把袖中文字取出，說：「今早又不該在窗下親把文章謄寫，這一會，頭目更加眩暈，心兒上又煩躁得緊，恐怕書生沒福，不能承當功名兩字了。」行雲道：「說那裡話！尊體清臞，又著勞碌，故此有些不耐煩。奴家記得昔年有病，曾請過一個女醫姓孟的，用藥甚效，已著人去請。等他來看看，吃一兩劑藥便好了，你且放心。」正說話間，鮮於佶進門來，霍生勉強拱手，鮮於佶道：「霍兄怎麼是這樣一個光景？」霍生道：「偶爾小恙，不能相迎，得罪得罪！」鮮於佶道：「想必是場中忒用心了。」

行雲道：「正是如此。」鮮於佶將椅移近，說道：「好事將近，須要上心調理，莫作兒戲。場中得意，不消說了。」霍生道：「風簷之下，草草完篇，胡話寫在此。」鮮於佶接過哼哼的暗讀，何曾念出一字來？誇將道：「這樣七篇簇錦，定然高中無疑，怎麼倒說草草？天下有這樣草草的？你肚子裡怎麼有許多好東西？脹也該脹病了。」霍生問道：「老兄也一定得意，文字倘寫出，也要請教請教。」鮮於佶笑道：「小弟是瞞不過老兄的，只好譚場中一兩頓酒飯吃，到家時節，去哄嚇那些鄉里的人，說鮮於相公又觀場一次了。裡邊文字，不過胡亂寫幾句出來，那裡記得？取笑，取笑！還有一件，今科場中規矩，與往年不同，要各人認定自己卷面上的字號，到發榜時，只寫號數，不寫名字，直至進呈過，磨對明白，方才寫名姓傳臚。」

霍生道：「這個記得。」鮮於佶道：「小弟編的是辰字號。」

霍生道：「小弟是日字號。」鮮於佶道：「記得真麼？」霍生道：「自己號數怎麼記得不真？」鮮於佶笑道：「雲娘，莫怪我說，你以後但遇著日字號，便抱住說，這是我的霍相公，我的霍相公。」行雲道：「鮮相公，也莫怪奴家說，你也真是個賊字號相公了。」霍生攔住道：「休得取笑。」

忽保兒領著一個駝背醫婆進來，鮮於佶道：「那裡走出這個婆子來？」行雲道：「是位女先生，是我請來替霍郎看病的。」孟媽見過禮，背身說道：「我說前日鄴府裡那軸畫，像個人兒，彼時急忙想不起，原來就像昔年請我看病的這位華雲娘。」

行雲請霍郎抬起頭來：「請得女先生在此，好診診脈。」孟媽仔細一望，又轉身說道：「好古怪！這位相公面孔，也有些面熟，急忙想不起。哦，原來也像鄴府裡看過那畫上穿紅衫的秀才。我曉得了。」遂把行雲扯住，問道：「適才聽見這位相公姓霍，他可叫做霍都梁麼？」行雲道：「果然是他。」孟媽道：「可曉得畫幾筆畫兒麼？」行雲道：「畫得極好的。媽媽，他的名字，與他會丹青，你卻怎生知道？」孟媽道：「你莫管，有些話說在裡面。」又背說道：「那裡撞得這樣巧，恰好就是他！且莫就說，待我看脈時，把些言語驚他一驚，看他如何？」

遂診起脈來，說道：「呀！這病根由為何憔悴，既然依傍青樓紅衫，那隔牆兒花如何輕窺的？」行雲道：「媽媽，只請你看病，怎麼說起這些閒話來？」孟媽道：「不是閒話，病根都是從這裡起的。還有一件，不該塗抹丹青，有靈丹難醫此玻若得好時，除非破了癡情，結成鳳侶才好。」鮮於佶聞聽，含怒道：「這婆子，霍相公請你來看病，病症不說，一些胡柴言鬼話。好可惡，好可惡！」孟媽道：「倒不是鬼話，倒是上軸《春容》畫。」鮮於佶道：「還是這般胡言。」孟媽道：「不是胡言，倒是一片詩箋。」鮮於佶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？」孟媽道：「說起，說起，反勞動了那燕子。」霍生驚疑，悄悄與行雲問道：「這媽媽講得話，像是知道那丹青的下落，你可問他一問。」行雲說道：「媽媽，你才說得話，有些來歷，你可說明白罷。」孟媽道：「實不瞞你說，老身前日鄴府裡請去看小姐的病，那小姐症候，像是傷春的。細細問他梅香，說道：「日前因為裱軸《觀音》像供養，錯討了一軸《春容》來了，那畫上女娘像得他得很。」霍生、行雲驚訝道：「原來有這等事。」孟媽道：「那畫上有個穿紅衫的郎君，生得標緻，小姐看見，著實想念，故此害出這病來。老身彼時不信，那梅香悄悄地取畫與我看來。」霍生道：「媽媽看過畫，畫上面是怎麼樣？」孟媽道：「上面麼？那像小姐的女娘，就是雲娘活現；穿紅衫的，就像相公。」霍生笑道：「天下人相貌同的盡多，那裡就是小生。」孟媽也笑道：「相公，你還要瞞我？那上面還落得款，我記得是『茂陵霍都梁寫，贈雲娘妝次』。說得不差麼？難道是鬼話胡言？」鮮於佶道：「你畫的《春容》，送與繆酒鬼裱，我曉得的，後來這些話，卻不曉得。」霍生道：「那曉得老繆是個酒徒，想是醉了，錯發別處，今聽孟媽之言，分明錯到鄴府中。」鮮生問孟媽道：「鄴府中可就是今年知貢舉的麼？」孟媽道：「正是。」霍生道：

「《春容》原為雲娘寫的，哪知鄴小姐生得與雲娘一樣。如今認作自己，在那邊疑惑。怪得小弟在曲江閒步，見燕子銜幅箋來，上頭字跡、語氣，像個女郎。今經孟媽說明，方知是鄴小姐題的。」孟媽道：「梅香也曾提此事，待你高中，老身與你做媒。」行雲道：「媒不敢勞做，煩你婉轉說與小姐，還我《春容》感激多了。」孟媽道：「若要取回，無個憑據，他怎肯相信？」行雲想了想，道：「有了，你將箋兒拿去，與小姐驗過，他便信了。還我《春容》，送去《觀音》，如何？如何？」遂與霍生討出箋來。

鮮生接過，念道：「這就是鄴小姐親筆？」孟媽道：「便是。」

行雲拿過箋，遞與孟媽，又拿鳳釵一隻，說道：「送與媽媽的，換得畫來，再加重謝。」孟媽喜歡，道：「多謝！多謝！如今還不能進府，鄴老爺臨入場時說，關防嚴緊，吩咐我休要走動。」

待出場來，我看小姐去，或肯發來也未知。」霍生聽了這一段話，身子爽利起來，病已去了九分，打發孟媽回去。鮮於佶道：「原來有這一段奇事，霍兄好生修養，小弟要到下處收拾行李待放了榜，不濟事時節，就要學這駝婆娘，彎起腰來，背了包，一溜跑了！」霍生道：「休得取笑，恕不送了。」鮮於佶辭去，不知又生出什麼事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